

——《小小说选刊》：
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

简单爱

杨晓敏 秦 俑 编

修祥明《河边的女子》
黄建国《从四月到十月》
田双伶《爱情鸦片》
魏永贵《蚂蚁的疼痛》
杨小凡《刑警李卫兵》
周 波《太阳很刺眼》
秦德龙《羊的行为艺术》
符浩勇《与春天约定》
刘国芳《空房子》
李永康《盲人与小偷》

◆ 漓江出版社

——《小小说选刊》：
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

简单爱

杨晓敏 秦 俑 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简单爱:《小小说选刊》: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 / 杨晓敏, 秦俑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07-6639-9

I.①简… II.①杨… ②秦… III.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5168 号

简单爱:《小小说选刊》: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剪影

编者 杨晓敏 秦俑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晶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周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 710×980 1/16
印张 21.25
字数 342千字
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07-6639-9
定价 36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车祸或者车祸 | 蔡楠 (1) | 一车救灾煤 | 乔迁 (48) |
| 年集 | 赵新 (2) | 世仇 | 尹全生 (49) |
| 鞋 | 阎耀明 (4) | 旦角 | 江岸 (51) |
| 借鱼 | 赵文辉 (6) | 从四月到十月 | 黄建国 (53) |
| 虹 | 陈敏 (8) | 戒毒 | 陈力娇 (55) |
| 河边的女子 | 修祥明 (10) | 小城画师 | 相裕亭 (57) |
| 老宋 | 程宪涛 (12) | 我的不环保生活 | 曾颖 (59) |
| 爱 | 阎岩 (13) | 琉璃灯 | 朱雅娟 (60) |
| 听街 | 谷凡 (15) | 采诗官 | 陈毓 (62) |
| 正步走 | 秦德龙 (16) | 百花凋零 | 滕刚 (65) |
| 桑奶奶的富贵病 | 聂兰锋 (17) | 爱情鸦片 | 田双伶 (67) |
| 一根鱼刺 | 吕啸天 (19) | 半小时的故事 | 陈永林 (70) |
| 六那个灿烂的下午 | 罗茂林 (21) | 找刀 | 警喻 (72) |
| 湖桥绝唱 | 李培俊 (23) | 装大 | 赵文辉 (74) |
| 诱杀 | 朱耀华 (25) | 刀下留人 | 青铜 (75) |
| 真爱是佛 | 闵凡利 (27) | 心事 | 王琼华 (77) |
| 乡村爱情方式 | 赵文辉 (28) | 保守一个秘密 | 庄学 (79) |
| 中国算盘 | 司玉笙 (30) | 籽言 | 伍中正 (81) |
| 网事并不如烟 (五题) | | 新年的康乃馨 | 金光 (83) |
| | 宗利华 (32) | 我想听听你唱歌 | 刘卫平 (85) |
| 失之交臂的人 | 陈毓 (41) | 鬼手 | 杨海林 (87) |
| 大姑 | 郑洪杰 (43) | 羊 | 杨崇德 (89) |
| 风格 | 徐岩 (45) | 汤一笔 | 邵孤城 (91) |

- 开小卡的女人 沈祖连 (239)
- 翠 花 许 锋 (241)
- 分身记 歪 竹 (243)
- 挥 手 欧阳明 (246)
- 一个人的村庄 刘立勤 (248)
- 钥 匙 韩昌元 (250)
- 变脸王 石建希 (252)
- 桃花坞 刘靖安 (254)
- 怀天和尚 何一飞 (256)
- 两代狙击手 李培俊 (258)
- 小李乡长 李立泰 (260)
- 我的喜马拉雅 (六题)
..... 杨晓敏 (261)
- 尊 严 王培静 (272)
- 槐抱柳 袁省梅 (274)
- 品 茶 韦 名 (276)
- 今晚放电影 秦德龙 (278)
- 一朵朵白云 刘国星 (280)
- 空房子 刘国芳 (282)
- 谋 嫁 孙方友 (284)
- 时逢故人来 杨崇德 (287)
- 宣告死亡 鲁念安 (289)
- 在索河的两为爱恋 ... 谢大立 (292)
- 原始积累 远 山 (293)
- 师长卖马 徐全庆 (295)
- 画 荷 高 军 (297)
-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(299)
- 简单爱 芦芙荭 (301)
- 盲人与小偷 李永康 (302)
- 李八少 孙方友 (304)
- 武 生 红 酒 (306)
- 句号和省略号 谢大立 (308)
- 打 油 邢庆杰 (310)
- 镇长东沙三题 周 波 (312)
- 瞄 准 梁小萍 (318)
- 一棵树的非正常死亡
..... 梅 寒 (319)
- 平静的早晨 崔 立 (321)
- 开秧门 江 岸 (323)
- 规 矩 侯发山 (325)
- 孝 心 司玉笙 (326)
- 怀念张美丽 叶仲健 (329)
- 鱼化龙 徐水法 (331)

车祸或者车祸

蔡楠

〔叙事〕一个老头儿横穿马路，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撞上了。老头儿摔在地上，死了。

〔说明〕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要去公路对面。他家的羊跑出来了，跑到道沟里去吃草。其中一只正在啃树。那是公路边仅存的一棵白杨树。老头儿急着要过马路去找羊，也急着要过马路去轰羊。

老头儿要过的马路是一条很宽阔的国道。国道一旁是村庄，一旁盖满了密匝匝的厂房和饭店。工厂的烟囱正冒着滚滚的浓烟，饭店的小姐坐在门口，在向过往车辆招手。这是中午，临近午饭了。

这时，开来了一辆过路的拉煤车。司机是位刚拿到驾照不久的小伙子。小伙子刚度完蜜月就给人拉煤去了。去的是山西大同，来回三天。小伙子急着去送煤，也急着往家赶。在经过岔路口时，小伙子看到了向他招手的饭店小姐，小姐用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拇指联合做了一个很淫秽的动作。小伙子就愣了一下神，这一愣神之间，出车祸了。

〔描写〕花白头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十分醒目，像盐碱地里冒出一簇倔强的老草。花白头发张望着，移动着，先是犹疑了片刻，接着嘟囔了一句，这不懂事的畜生！嘟囔完，就一步跨上了公路，第二步还没迈出，花白头发就随着一声尖锐而嘹亮的刹车声飘了起来，瞬间又落了下去。一种被称作殷红的东西冒着热气，受着阳光的蒸发袅袅地升腾起来，弥散起来。空气里就充满了血液的香甜。

汽车停下了。司机呆滞的目光从车头缓慢地移向几米远的花白头发上，又缓慢地移到拖挂车上，黑色的煤炭零乱地散落在了公路上，像黑色的金子，骨碌着。有一块还骨碌到了公路对面那棵唯一的白杨树下，就惊动了正在埋头啃树的那只羊。那羊惊愕地抬起头来，望着煤块滚来的方向，温柔地咩了一声，又埋下头去。一条新鲜的树皮就被扯了下来，树上留下了一道显眼的白。

〔议论〕目击者一：又出事了，这地方总他妈出事，跟闹鬼似的。前天刚撞死了一个，女的，是饭店里出来的小姐。娘的，穿着个裙子，风一吹，你猜怎么着，操，里面光着呢！这下可好，光着身子来，光着身子又去了。

目击者二：这路修得不行。靠村太近，也不弄个护栏。交叉路口也没明显标志，真不知收费站收的那些钱都哪里去了。

目击者三：他妈的，这司机怎么开的车？见了人也不鸣笛，愣往人身上撞。哎哟，完了，他鸣笛老白头也听不见，他那耳朵早些年被国民党的枪弹震聋了。聋了你小子也不能往人身上撞呀！揍他，揍死他，让他一命偿一命得了！

交警：闪开闪开，出个车祸有什么看头。乱挤！乱挤又出车祸了！你别怪我，我们也不容易。哪一天都有车祸，哪个路段都有车祸，哪能一下子来得那么快。你别骂街，骂街我跟你急。我正气儿不顺着呢，我竞聘中队长没竞聘上，让他妈的副县长的儿子挤了，我还想开车撞他去呢！

死者亲属：呜呜，呜呜，爹呀，说不让你养羊，你非养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干吗和自己较劲儿哪！我哥不给你钱花，他是怕媳妇儿，不是心里没你，你冲闺女我要钱花不就得了。爹呀爹呀，你为羊搭上命值得吗？快！快！乡亲们哪！我爹还有一口气，你们别光看着说废话了，快叫救护车。要是早叫救护车，不早就到医院了吗？

〔叙事〕在距车祸发生地5公里处，又有一辆桑塔纳轿车与一辆大型客车相撞。伤亡人数不清。

年 集

赵 新

农历腊月二十八，爹去赶年集，儿子也去赶年集。爹今年62岁，儿子今年32岁。爹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儿子骑着一辆摩托车。爹的自行车上带着一捆大葱，儿子的摩托车上带着媳妇桂花。儿子在去赶集的路上追上了爹，儿子放慢速度说：爹，你也去？爹说：去，今天是年前的最后一个集日，再不去就误事了。儿子说：你去买什么？爹说：看着买吧，好容易过个年哩！像我这把年纪，明年过年还不一定有我没我。儿子说：你那捆大葱送给谁，咱们家城里又没有亲戚。爹说：谁也不送，卖它哩。儿子说：那能卖多少钱？爹说：卖多少算多少，添不了斤添两吧。儿子说：那我先走啦，我又带不了你。爹说：你走吧，你带着人哩。

天黑的时候，爹回来了，儿子也回来了。爹的自行车上带着那捆大葱，儿子的摩托车上带着媳妇桂花。

进了自己的家，老汉就非常高兴地把女人喊过来，让她看自己从年集上买回来的东西。

女人打开那黑色提包，先拿出来一件红得十分鲜亮的羽绒服。

女人拿着那件羽绒服看啊摸啊，在灯光底下照啊照啊。女人说：这衣裳可不

赖，轻巧，厚实，暖和，不怕刮风下雪变天气，就是没有扣子！

老汉笑了：你真憨！你没吃过肥猪肉，还没见过肥猪走？人家没扣子，人家有拉锁，“哧”一拉，比扣扣子还省事。你快撂下吧，别给弄脏了，这是给孙子买的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！

女人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双黑皮鞋。皮鞋很光很亮，灯一照，花了女人的眼。

老汉说：你看着这双鞋行吗？

女人说：我看着行，模样挺好！就是没眼儿，怎么绑鞋带哩？

老汉说：你真是一个二百五！如今穿皮鞋，谁还绑鞋带哩？哪有那种闲工夫。撂下吧撂下吧，可别弄脏了，这皮鞋是给儿子买的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！

女人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块蓝头巾。老汉说：你包上，你包在头上我看看好不好看，合适不合适？你一年四季，风风雨雨，针线伙房，场里地里，活儿没少干，苦没少吃……我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吹胡子瞪眼，对不住你！他娘，瓜子儿不大，暖暖心吧，多少是个情意……

老汉从怀里掏出一块手表来。那块表很小很小，就像一枚扣子。

老汉说：知道吗？这叫坤表，坤表就是给媳妇们戴的，一会儿给桂花送过去。

女人又被那块坤表照花了眼，那小小的玩意儿竟然光芒万丈。女人说：他爹，她有表！

老汉说：我知道她有表，可是她老在我面前说她的手表不如别人的好，走得不准，样子难看。

女人说：老头子，你这一遭花多少钱？咱前天才卖了那口猪，今天你就……

老汉说：该花的就得花，好容易过个年哩，只要孩子们高兴就行！像我这样的岁数，明年过年还不一定有我没我……你快把饭端上来吧，不管好歹，只要咬得动，热乎就行。

女人知道他没在城里吃午饭。女人把饭端上来说：他爹，你没在城里吃饭也行，你总得给自己买顶帽子吧！你看你的耳朵都冻裂啦，以后还怎么出门干活儿？你也该给自己买瓶酒喝，好容易过个年哩！

女人的眼里落下泪来，泪珠很大很沉，一滴，一滴。

老汉说：你哭什么哭什么，我又没死，你再哭我就恼啦，你再哭我就不吃这个茄子了！我本来想给自己买顶帽子，可是咱的大葱没人买，吆喝半天也不顶事，我也就没钱买酒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你放心，儿子今天也去城里赶年集了，他会给我买两瓶酒喝！

女人说：你说给他啦？

老汉说：你真浑，这样的事情还用得着告诉吗？好容易过个年哩！

老汉吃完饭以后，儿子果然来了。儿子手里没有提着酒，儿子手里拿着两把葱。儿子把葱放在地上以后，就看摆在床上的羽绒服，就看那双黑皮鞋，就把玩那块坤表。

儿子的眼睛很亮，满脸欢欣鼓舞。

老汉说：你吃啦？

儿子说：没哩。今天赶集累了，桂花还躺在床上休息。

老汉说：你们今天赶集买了些什么？

儿子说：手里没钱，什么也没买，只买了一套家庭影院，花了好几千块钱！

女人说：你没买瓶酒喝？

儿子说：没有没有！酒是毒药，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尤其是上岁数的人，喝醉了伤身体！

屋里静了，爹也不说话，娘也不说话，儿子也不说话。谁也不说话，气氛就很尴尬。

儿子说：娘，我走啦。我先把爹给我们买的东西拿回去，叫桂花看看。

女人把那两把葱塞到儿子怀里说：你把葱拿回去吧，我们家有的！

儿子说：娘，别呀，这二斤大葱是桂花让我送来的，她说爹今天把葱卖了，你们没葱了……

女人说：拿走！

儿子说：留下吧，留下吧，好容易过个年哩，我爹说啦，他老了，明年过年还不一定有他没他哩！

女人把脚一跺：叫你拿走就拿走！

儿子说：娘，你着什么急，一会儿我们一家三口还来吃饭哩。

鞋

阎耀明

年轻人的鞋坏了，去修。

街口就有一个修鞋的，摊子不大，一个戴着单帽的人在埋头干活儿。

年轻人把鞋放下。修鞋人拿起鞋，看了看，说，过半个小时就可以来取了。

年轻人就离开了，往街上走。

年轻人心里正烦。年轻人大学毕业有一阵子了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有人给介绍一份，年轻人嫌工资太低，而且给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老板打工，

年轻人觉得有点“那个”。

年轻人找了不下20份工作，都觉得不太满意，没有去做。他每天都注意看报纸上的用工信息，每天都出去联系，有时上门去毛遂自荐。结果，都没有谈成。

年轻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，别的不用说，光鞋就走坏了两双。鞋走坏了可以修，往修鞋摊儿上一放就行了。可工作始终没有影子，这让年轻人很是心焦。

取鞋的时候，年轻人付了钱，正要走，修鞋人问，还没有找到工作？年轻人一愣，说，没有。转身闷闷地走了。

不久，年轻人又去那儿修鞋，却先愣了一下。原来的修鞋摊儿不见了，被一间干干净净的小屋取代了。修鞋人坐在屋里，正捧一份杂志看。

年轻人走进屋里看了看，放下鞋说，这小屋不错。你发财了。

街口这地段，金贵，能有一间屋，是许多人眼馋的事。

修鞋人说，夏天省得风吹日晒，冬天省得挨冻，享点福吧。

年轻人说，你把一个小小修鞋摊儿干大了，不简单。

修鞋人放下杂志，开始干活儿。

年轻人没有出去，拿起杂志看。竟是一份文学杂志。年轻人问，你喜欢？

修鞋人说，喜欢。

转眼就修好了。修鞋人问，这么久了，应该找到工作了吧？

年轻人有点不高兴，觉得修鞋人多嘴，但他不好跟一个修鞋人发火。

年轻人没有说话。修鞋人真是多嘴了，在年轻人往外掏钱时，又说，这个小摊儿，我干了两年多，总算有一点模样了。我挺高兴的。

年轻人觉得修鞋人说的话是给自己听的，有挖苦人的味道。放钱时就把不满表现出来——他没有放，而是扔。

修鞋人似乎看出来，淡淡笑一下。

年轻人再次来修鞋时，修鞋人放下杂志，请他先坐下，还倒了一杯水。年轻人就颇觉疑惑，不知道修鞋人为什么这样客气。

修鞋人说，我们是校友。

年轻人一惊，认真地看修鞋人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个人。

修鞋人说，你大学没毕业的时候，有一年寒假你到我这儿来修鞋，我见你戴着校徽，知道咱俩是一个大学的校友。

年轻人吃惊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修鞋人。

修鞋人说，我毕业已经两年了。我高你两届，算是师兄了，我叫钉子。

年轻人似乎一下想起了什么，说，钉子，对了，是钉子。我在校报上见过这个名字。钉子就是你呀？你好像写了几首诗，发表在校报上。

修鞋人说，没错，钉子就是我。我挺喜欢文学的，觉得生活中如果有文学相伴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也不能啥都不干呀，就干起了这个。我父亲是鞋厂的技师，摆弄鞋有一套，我学来了。

年轻人不解地看着修鞋人，心里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修鞋，咋想咋有点“那个”。

修鞋人开始干活儿。年轻人翻着杂志，竟看到了钉子的名字，杂志上登了他的一篇小说。年轻人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，写的就是修鞋的事。

修完了。修鞋人说，鞋穿在脚上，所以鞋听脚的。我只会修鞋，不会告诉脚怎么走路。所以我和你说过的话，你可以不听，或者只当没听见。

年轻人拿出钱。修鞋人说，这次不要钱了。

为什么？年轻人问。不为什么。修鞋人答。

年轻人走出小屋，在门外站了好一阵，才慢慢离去。

借 鱼

赵文辉

豫北乡下缺鱼，河床干涸，偶遇一摊浑水，打捞半天，也不过几条指头长的鱼娃。若捞出一条扑扑腾腾斤把重的就算大鱼了，一村人都来看，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下用草穿了鱼鳃拎着回家，后面能跟一堆人。此时捞鱼者比村主任还有魅力，众人争着跟他搭话：

“别一顿吃了，鱼头熬汤……”

“把鱼鳃掏出来，要不汤苦……”

到了家门口，众人不好意思再跟进去，伸长了脖子瞧捞鱼人在院子里忙活，磨一把剪子，又磨菜刀，鱼在脸盆里扑扑腾腾，溅了水花出来。小孩儿们无畏，跟进去瞧剖鱼，等着抢鱼尿脬。众人牙根就有些痒，一边回一边低声骂：“咋让这狗日的捞了去！”

鱼这么稀罕，自然成了招待客人的一道重要菜。

那一年，我们家盖房，匠人是很关键的，每天除了吃饭有人舀，还一人发一盒烟。上梁的日子快到了，匠人们和娘开玩笑：“老嫂子，上梁给俺们做啥好吃的？”

娘正做着打算，到那天要给匠人办一桌席，啥菜啥酒，就报了几样。

匠人们又问：“有鱼没有？”娘肯定地回答：“有。”

匠人们听说有鱼，眼睛里立即放出光来，干得更有劲了。匠人老黑站在脚手架上砌墙，生怕砌歪了，稍有点儿不平就重新返工，认真得很。一个徒弟把一块砖的光面朝里毛面朝外，被老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斥他：“主家还让咱吃鱼呢，你垒这样的毛墙，不怕鱼刺卡住喉咙？”

上梁那天，在院里砌了新锅台，几个本家嫂也来帮娘做饭。匠人们干着活儿，眼睛很关心锅台这边的事，不时有人忙里偷闲过来说几句话，临走捏一片刚炒好的肉填进嘴里，边嚼边嘱咐：“鱼呢？可不敢忘了！”娘笑吟吟地请他们放心，说做早了就凉了，最后一道菜做鱼。

快该上梁了，娘吩咐我去抓钩婶家借鱼，说前几天就和抓钩婶说妥了，抓钩婶还拍着胸脯保证：借鱼的事包在我身上了！娘塞给我一把糖，说咱上梁也是喜事，给你婶带个糖！到了抓钩婶家，抓钩婶正在忙着炒菜，家里支了酒场，我一看，客人认得，是她娘家爹。我从兜里往外掏糖，放在她家案板上，我说：“抓钩婶，俺娘让俺来借鱼……”

抓钩婶瞅瞅案板上的糖，生出一脸歉意：“跟你娘说，真巧了，俺娘家爹来了，俺能不给他做顿鱼？”

我空手而回，到家一说，娘立时慌了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，急得一个劲儿用围裙搓手，说：“这该咋办？这该咋办？”鸡蛋炒糊了也不知道。一个本家嫂抢过铲子翻鸡蛋，提醒娘：“活人还能叫尿憋死，再去借借呗，听说东北角赵肉蛋家也有……”

娘眼里闪出几点火星，也不敢支我，她亲自去借鱼，一溜儿小跑到了东北角，赵肉蛋家只一句话：“你来迟了。”原来一个邻居给小孩过“满月”，先把鱼借走了。娘一听就傻了，今儿说好了要办一桌席，匠人们都知道有鱼，这该咋办？为了表示歉意，娘想了想拐进供销社买了两听罐头：一听香辣素肠、一听油炸鲫鱼。也算有鱼了，娘安慰自己。

上梁要唱上梁歌，还要扔“剽梁糕”。匠人老黑端了盛满小馒头、花生、核桃、大枣和糖的木斗，一边上梯子，一边唱上梁歌，还东一把西一把地扔“剽梁糕”。落向哪儿，人便往哪儿聚，拥挤着抢“剽梁糕”。免不了踩烂鞋或被推搡个跟头的，却不恼，上梁是喜事不能恼。老黑抱着空木斗下来，有几个娘儿们埋怨他：喊痛了嗓子也不见扔一把，一个劲儿往东头扔，是不是老相好在东头？老黑在人家屁股上捏一把，说了句什么，几个娘儿们笑作一团。老黑放下木斗去洗手，准备吃饭。

娘的一颗心揪了起来。老黑喜滋滋上了席，撸胳膊卷袖准备大喝一场。当他知道没有鱼时，脸一下子耷拉下来。匠人们只闷头喝酒，任凭怎么劝，一个划拳

热闹的都没有。娘就背过脸去用围裙擦眼睛。

没有让匠人们吃上鱼，匠人觉得主家看不起他们，当天下午都黑着脸干活儿，一个个像是欠了他们二斤黄豆似的。用瓦封顶时，他们故意留了一片瓦不上泥，干砌。第二年秋天家里的房就漏雨了。

当时我还小，拿了脸盆去接水，听大人讲这是匠人故意难为我家的，心里就纳闷：不就是一只木鱼嘛，又不能真吃，还用动这么大火气？因为我见过抓钩婶家的鱼，用枣木刻成的，放在盘子里，招待客人时把做好的汁儿浇上去。客人还真模真样地拿筷子去夹几下，夸主人手艺好，味儿不赖。

虹

陈 敏

羿坐在东海岸边的巨石上，西望昆仑。他的大手抚摩着闪亮的长弓，散乱的长发里露出一张愤怒而扭曲的面庞。他目光如炬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，像一尊叛逆的天魔的塑像。

熊熊的烈火在大地上燃烧，辽阔的天空上，最后一颗太阳躲在密布的浓云里。大地异常闷热，气流中浮动着乌鸦黑色的羽毛。有雷声从远处传来，隐隐作响。

尧张开翅膀一样的手臂，高高地举过头顶。身后焦黄龟裂的黄土地上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群，祈雨的声浪在山谷里震荡。

羿伸出一只手插在前额的头发中。他感到体内的炽热已经开始化为火焰，正在炙烤着脚下的土地。

羿闭上了他的神眼，他不想再看燃烧的烈火。凤凰已经远去，没有什么能够在烈火中再生。唯有一场持久而猛烈的天雨才能改变一切。

羿此时很清楚天帝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。他一定是在缀满繁星的棋盘上把玩着一枚棋子，长久地举棋不定，全然不在乎“在天一日，在地一年”的时间法则。

这个主宰万物的天神，实际上是个风流成性、老奸巨猾的家伙。他频繁地布云作雨，到处播撒多情的种子，不然，东海的扶桑树上怎么会一下子蹦出他的十个叛逆作乱的太阳儿子？那些宝贝们都血气方刚，相互攀比，彼此忌妒，一齐挤进天庭炫耀个性，搞得地上百兽横行，生灵涂炭。

羿明白，天帝当时要除掉自己的儿子是何等艰难。十个儿子一样倔强，一样暴烈顽强，更何况又是自己的亲骨肉。可天帝最终偏偏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

羿。为了坚定信念，他亲手赠给羿十支锋利无比的神箭，而且还把天宫上的绝代佳人嫦娥赐给了他，做他去人间完成伟业的随征新娘。

这真是一道进退维谷的难题。以前，天帝就曾派出文臣武将招安、征剿过自己这些混账儿子，其结果是文臣蒙羞归来，将士败绩阵前。天帝没有过分地责怪他们，他心明如镜，谁都不敢开罪自己。可这件事终须了断，天帝一眼就瞅准了从无败绩的神射手羿。

天帝知道羿的秉性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既然命令已发，儿子们是死是活任凭羿的裁决。天帝说，只要我闭上眼睛，世界就与我无缘。天帝说完后就闭上了他那两只空洞的大眼。

就在天帝睁开眼睛的一刹那，他的十个儿子被羿射死了九个。天帝略微开启的双目流出了两颗大大的泪珠。他随即下令，封闭羿回天国的所有道路，并下旨永远不再恢复羿的神职。英雄落难，命途多舛，是羿不可选择的宿命结局，长叹无益。然而滞留人间能够得到情结连理、花开并蒂的美好爱情或许能够让羿一颗落魄的心得到安抚。

可羿和嫦娥的婚后生活也并非琴瑟相和。当初羿在众多将士中脱颖而出的雄姿随着和嫦娥双双落入人间，便一天天开始苍老、憔悴起来。他射九日，除百兽，忙于种种艰险事业，哪有时间顾及家庭的温馨和嫦娥的爱情？一位绝代仙女只能形单影只地徘徊于荒山野岭之间。长久的寂寞像一条阴暗的河流隔断了嫦娥与羿的心。在久久的等待与企盼中，嫦娥痛苦地做出了“逃离人间”的抉择。她吞下西王母赠给羿的神丹，毅然飘向清冷的月宫。

羿无法忍受妻子对爱情的背叛。绝望的英雄常常在清冷的月夜仰天长叹，泪流满襟。

羿饱尝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落寞与孤独。无助的羿就想把自己拥有的一身善射神功全部传授给蒙——这个虽肉体凡胎却力大无穷、极其聪明的人间助手。羿渴望能在人间感受一点友谊和抚慰。闲暇中羿使出全身解数给蒙传艺。于是乎，蒙的武功突飞猛进，在人群中的声誉越来越高。随着技艺一天天增长，一种难以启齿的邪恶欲望便在蒙的体内膨胀起来。“无毒不丈夫！杀死羿，天下英雄就是我了。”自此蒙便开始了对羿的暗算。他一次次暗算，一次次失败。面对人类的幼稚，羿原谅了蒙一次又一次。当蒙最后一次从背后阴险地举起桃木棒击杀羿时，羿被彻底地激怒了。人竟然这么顽劣而卑鄙！羿只折了一根树枝，就结束了这个丧心病狂的人。

消失了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可怜的天庭，可怜的人！

羿抬起头，把波浪般的头发与无限的烦恼痛苦甩在脑后。他昂首站立起来，

仰望天际。一道闪电划过长空，他看见天上最后一颗太阳在乌云中露出了一条瑟瑟发抖的小尾巴。

羿手中紧握着唯一的神箭，他在做最后一次选择。只要扬手一箭，他就能与天地人间战个平局，让世界返回混沌，归于寂静。

此时此刻，羿的耳畔再一次传来了尧和人类的呼唤：雨……雨……雨……声音是那样微弱，那样苍凉。

一切还不可能完美。人类才刚刚开始。

一切都是过渡。我也只是一个过渡。

羿最终拉开神弓，弓弦向内，一箭锁喉。

顿时，天空中电闪雷鸣，一场亘古未有的大雨倾盆而下。

雨过天晴。蔚蓝的天空升起了一道无比绮丽的虹。

河边的女子

修祥明

这是一个夏日的早晨。天亮得透透的了。日头还没有露脸。女子坐在河边的石蓬上洗衣裳。衣裳有一大堆——爹的、娘的、她的，还有仨门帘、俩被单、三块枕巾、一条线毯。没有云，也没有风，天蓝得像一湾清水似的。女子把一大堆衣裳泡湿和打上肥皂后，日头才从天边冒出了一小块儿来。那红红的一小块日头，像早起化妆的女人剩在那里的一堆胭脂似的。如果那真是一堆胭脂，她会不惜脚步和力气，回家拿一个雪花膏瓶子把它装起来。从河边到天边，看起来只有一两里地那么远，喝碗水的功夫就能走过去。但她明白，不用说这一辈子，就是再活一辈子，她日夜不停地走，也走不到天边，走不到那日头的身旁去。一群喜鹊飞了来。它们呼啦啦着翅膀在她的头顶转了一圈，然后在河南沿的两棵柳树上落下来。是五只吧？她数了数，是五只。数着喜鹊，她擦了擦前额上的汗，把贴在脸上的几根头发理到头上。这群喜鹊住在她家天井的那棵老槐树上。喜鹊没有忧愁，成天价快快乐乐的。只要它们愿意，可以长久地在她家里住下去。但她却要走了，马上要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日头又往上冒了二扁指。日光洒下来，河面上像漂着一层厚厚的、闪亮的蜂蜜似的。再过一集，她就要嫁到离村五十里远的南镇去。喜鹊能跟着飞去吗？喜鹊把两棵柳树的枝条压得摇摇晃晃，喜鹊也跟着摇晃着，似要闪下来，却又那么牢靠地立在上面。爹娘对这门亲事很满意，但她真要走了，他们又舍不得了。一群小鱼游到她身前的水面上来。这些日子，爹天天喘

粗气。小鱼像线一样细、针那么长，粗一看，像一包针撒在水面上还没沉下去。那天，她和女婿去登了记，回到家，爹拿着那个登记证手抖，胳膊也抖，脸上的肉一揪一揪，嘴搅别来搅别去却说不出话，倒是落下一串比豆粒还大的热泪来。两棵柳树的枝条刚要停下来，喜鹊们跳来跳去又把它们弄得摇摆起来。喜鹊们来回晃着，像荡秋千似的。它们是特意找这种享受的吧？小鱼下面有一条大鲫鱼，比她家水瓮里的那条还大哩。娘对她是另一种疼法和牵挂。鲫鱼吃小鱼吗？娘一天到晚说，女曼，你爱吃什么就说，我一样样做给你吃。今早晨，娘在家里熬小米稀饭，烙锅饼，还蒸了一盘小咸鱼。娘说，女曼，我给你做不了几天饭吃了。大半个日头冒了出来。一只喜鹊落到河套的草丛里。是只老喜鹊，小喜鹊们应该叫它娘。娘还说，女曼，等你走了，我会几天几夜困不着觉、吃不下饭。这句话最让她动心。那四只喜鹊也落到草丛里，几只白色的蝴蝶被撵飞了。娘说，你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一下子走了，我怎么受得了？蝴蝶飞到一片苦菜花上，采着花粉，亮着翅儿。说完了，娘两个就搂到一起哭。她说，娘，我也不想走，让我在家里帮着您干两年活吧。这时候，娘就止住哭，抹着哭红的眼圈说，你已经二十五了，该走了，再不走，就像霜打的韭菜那样不值钱了。娘又给她擦着眼窝说，咱两个这是哭的啥，你出嫁该欢喜才是。你要是嫁不出去，我才害愁呢。喜鹊们高抬着头，大张着嘴，似在甜美地喝着湿鲜的空气，又似在抢着吃香喷喷的阳光哩。小鱼游向哪里去了？鲫鱼还在那里悬着。本来，她不想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五十里地，没有一天的功夫，是难回来一趟的。那几只蝴蝶越过河面朝她飞了来。水面上蝴蝶的影子像一群小鸟飞着的样子。去年秋，她差点和东庄的那个小伙定了亲。定亲前的那个晚上，小伙子约她到河边来见面。当时，两个人也坐在这块石蓬上。那时河水没有这么深。小伙子的个头、身架和家境都不错，就是动手动脚的这个德行她看不中。女孩子不是一个耍物，也不是一件家什，不该碰的时候是万万碰不得的。喜鹊们并排着到河边来喝水。喝一口，咂一咂嘴，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甜的河水似的。那天晚上，小伙子的毛病又犯了。可能他认为第二天就要定亲了，所以比前几次更撒野，以至于把她衬衣上面的那个扣子弄了下来。喜鹊们喳喳地叫着朝村里飞了去。第二天，她让娘把所有的彩礼退了回去，这门眼看要成的亲事就这么拉倒了。小鱼们又游了回来，只是少了一些，但离水面更近了。过了没几天，后屋的二婶子给她扯上了南镇上的这门亲。这个女婿——可以叫女婿了，登记了嘛。女婿真老实，到现在连她的手都没拉一拉。日头升到柳树梢上来，像个红灯笼一样俊美耐看。其实他不碰着俺，俺也是他的。到了结婚那一天，一个清清白白的俺全是他的了，那时候，他爱怎么碰就怎么碰……羞杀了，羞杀了。喜鹊又飞了回来。这遭，它们没有落到柳树上，而是在她的身旁转圈儿。喜